

初春的海南琼海，温暖椰风温柔拂过，一份多彩的杂粮椰丝粿，也能让你在椰香里漫游与陶醉。

杂粮椰丝粿既可作为主食，也能成为点心中的名角。当你饥肠辘辘时，它可以满足体内对于碳水的需求；倘若你随当地人喝老爸茶，它亦能以小甜品的形式犒劳你的味蕾，正所谓“丰俭由人”。

精细的优质糯米粉担当主料，紫薯、玉米、黑米、芋头、高粱、南瓜等杂粮纷纷参与，各司其职。蒸熟的糯米粉与碎好的熟杂粮需要一同揉压半个多小时，以提升柔韧性和弹性。之后，将其搓捏成圆形小饼，放置芭蕉叶上再蒸，并以椰壳柴作燃料，增添草木清香，体现了“靠山吃山”的生态智慧。

待蒸间隙，将老椰子肉刨出椰丝。匠人坐于长凳上，凳头固定带锋利锯齿的刨丝器。开口的老椰子叩在刨丝器上，“滋滋”声响中，奶白色的细碎椰丝相继落下。而后，蒸熟的半成品裹满椰丝，宛如套上了一件白色薄衣，也犹如被层层雪花覆盖的土地，让人看到了期许的好年景。

如此，杂粮椰丝粿便做好了。不同颜色和口味的杂粮椰丝粿，皆不改其本色，柔滑黏弹，天然清香。色彩缤纷的椰丝粿呼应了多彩春

海岛一口春

文/段万义



▲ 芝芝 / 绘

天，为春天献礼。杂粮便是优秀的颜色调剂师：玉米和南瓜的黄、高粱的褐、黑米的黑、红豆的红、紫薯的紫，还有火龙果的红、益母草的青、斑兰叶的绿。一款一风味，最易引起食客的“选择困难症”，不妨全都安排，权当对这个季节的尊重。

有椰丝附着于外表的，自然也有其作为内馅的。以糯米粉与杂粮粉制作的半干面皮，或是二粉加琼脂凝聚

成晶莹糕状的软皮，均被撒上白芝麻增香。前者香煎，后者蒸熟。大块面皮卷起来，加红糖炒至焦香的椰丝和花生碎仁被包裹其中，像裹进了甜蜜的心事。随之，都将其切割成菱形、方形或三角形小块。诱人的横断面，像是树木年轮，传递着经年的椰乡故事。咸甜有别，各取所需。一口咬下去，椰丝的脆爽，爆浆的惊喜，花生的醇香，配合外皮的复合味道，层次感愈发丰富，这自成一派的海岛滋味怎一个“好吃”了得！

杂粮椰丝粿由古早的白色椰子粿演变而来。椰子粿承载着老一辈琼海人的记忆，已伴随他们走过悠长岁月。这些在寻常生活空隙中涌动着的滋味复杂而绵长。许多游子归来，偏偏恋上这一口，许是眷恋那道不尽的原味故土。

我跟琼海人学了一个词叫“粿杂固”，意即“椰子粿”。当地村民将做椰子粿视为一种祈福寄托和一份信念坚守。节庆待客、建造新房，特别是丰收之后、得喜之时，总要做一次椰子粿，或表达虔诚，或表示友好，或送上祝贺。

此刻，将美食坐标锁定于琼海的银海杂粮街，配上当季海南咖啡或本岛早春茶，一口杂粮椰丝粿，一份小确幸入怀，一派妥帖的春意满盈。

呼伦贝尔大草原

文/殷伟东

一只孤雁闯进我的眼帘
呼伦贝尔大草原神奇而悠然
星光灿烂，草原一望无垠、宁静温馨
微风吹过纯净无瑕的呼伦湖
北方，因你而感动，这美丽的风光
天空之镜，草原明珠，熠熠生辉
儿时，在江南，只能懵懂地想象草原
长大后，我也曾无数次穿越草原、沙漠
今天我拥抱着呼伦贝尔大草原
蓝天白云，绿草如茵
鸥鹭成群结队翻飞
柔软的沙滩卷起层层浪花
情侣嬉闹，羊群游弋
让我想起你温暖怀抱
蒙古包星星般点缀
谁在舒展那迷离眼神
而我深情的呼吸感知并凝视你，试图
丈量这呼伦贝尔大草原
你我心与心的距离
呼伦湖风平浪静，水草在湖底随意摇动
阳光下白云朵朵，湖面变幻七彩世界
而我的爱，却无法投影到，你的心底

莫愁湖

文/张古军

人生能有几多愁
徐达陪朱元璋下棋，至今
两人还坐在胜棋楼里
莫愁水院中，莫愁女站在水上
望一眼就不愁了
海棠花开了，梅花谢了，还有玉兰
人们的笑靥挂在树枝上
春风一吹，花落谁家
走到抱月楼上，已望不见长江
金陵四十八景在烟雨中
赏心亭下，词人不必拍栏杆了
湖已很平静
愁云也早已散去
只是荷花还未到开的季节

苏州的雨

文/李维丽

一进苏州，便被一种温润的气息笼罩，是因为刚刚下的那场雨吧。

第一次来苏州，就遇到雨，细细的，簌簌的，带给人一丝凉意，又仿佛融入了一缕诗意。我没有打伞，从苏州站一路走到平江路。雨就这样飘落着，落在我的发丝上，心无旁骛似的。

有人撑着油纸伞从巷子里走来，从戴望舒的《雨巷》里走来。伞下那个清瘦的少女穿着淡绿色的旗袍，梳着手推波发式，胭脂黛粉，让人心生喜欢。卖茉莉花手串的奶奶将手串捧到胸口，怕它摔了一样。摇橹船慢慢摇着，在雨中不急不慢，稳稳当当。

雨就这样下着，和他们有关，又和他们无关。

我住在平江路，一个用密码锁自助入住的小院。直到离开苏州，我也没见过民宿主人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微信上，我们就能做好所有沟通，这是需要信任的吧。

一扇大大的玻璃窗，窗外是一方小院。院子里有棵芭蕉树，雨滴落在芭蕉叶上，顺势滑入花盆。原来那芭蕉树下摆了一张木桌，桌子上盛开着一盆茉莉花。雨滴轻轻落下，万物悄悄生长。

院里的青砖，潮潮的。青苔从石缝冒出，悄悄地。出了院子就是巷子，巷子里开着各种各样的商铺。路上的人东瞧瞧西瞧瞧，毫不顾忌侵袭的雨滴。

雨簌簌地下着，一切都这么美好。

我去观前街上的评弹馆听评弹。一男一女，高高地坐在台子上。男人穿长衫，女人穿旗袍，一把三弦一把琵琶，唱评弹，曲调婉转。台上老师

唱得认真，台下听众听得更认真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觉得还没听够。外面正下雨，听不到雨声，那雨声却似化在评弹里，低沉、细腻、温婉。我听评弹，也听苏州的雨。

雨中，我去了拙政园、狮子林、留园。

拙政园里水多景多，亭台楼阁皆因水而建，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。我最喜欢听雨轩，听名字就喜欢。临水设窗，倚栏听风为“轩”。当然，倚栏听雨也是极好的。

狮子林以怪石为奇，造型各异的石头组成假山群，行走其中宛如置身迷宫。雨中游狮子林，大部分的雨被石头遮了，很少落到身上。雨大了就躲在石头下避雨，不过要小心踩滑。那些被光阴打磨得仿佛包浆的石头，在雨中发着光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。苏州的雨，因这些故事而绵长，也因这些故事而温润。

留园的庭园太小巧、太精致了，苏州人真是把园林做到了极致。漫步园中，自有小中见大、步移景异的效果。雨落在留园，似乎也有了形状，方的、圆的、菱形的……

我走路去西园寺，坐在寺里的香樟树下发呆。有只小猫跳到我脚边，样子伶俐可爱。寺里的素面和素包子很有名，我买了一碗素面，里面放了木耳、黄花菜、豆腐，满满的一大碗。雨还在下，我向寺里走廊扫地的阿姨

问路，她说话很快，怕我不明白，边用手指边说，那里，就是那里！

在山塘街，我和开饭店、糖水铺的老板娘聊天，得知她开了4家店。两名女子蹲在门口剥着什么，手里的果子长得像莲蓬又不像。我好奇地蹲下，问她们在剥什么。她们说剥的是鸡头米，就是芡实，因为果子长得像鸡头，所以叫鸡头米。鸡头米很珍贵，常用来做糖水，也可以生吃。说着，她们便让我尝尝，我尝了一颗，和吃生米的感觉差不多，多了一丝甜味。

这个季节，苏州的雨总是下一阵歇一阵。我喜欢淅沥的小雨，就像我喜欢和当地人聊天一样。这一切让我放下紧张的心绪，容易和这个地方亲近。

我还去了寒山寺。黄色大影壁上的“寒山寺”三字，醒目、动人。我拿出手机拍照，路过的人对我说这个角度不错，特别好看。

绕寺出来，这里路、河、街互相交汇。我静静地坐在枫桥旁想一些事，看到雨落在屋檐上，落在石板路上，落在桥上，落在河面，河上有船只驶过。当年，唐代诗人张继深夜途经寒山寺，写下那首著名的《枫桥夜泊》：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
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
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如今，我坐在枫桥边，寒山寺的钟声，还是那么空寂辽远。

雨声伴着寒山寺的钟声，声声入耳，多少光阴经过枫桥。

这是苏州才有的意味，和苏州的雨一样，细细簌簌的，温润呀。

我的春天

文/毛新萍

我推开门，春天正钻出地面
温暖弥漫，是无声的欢颜
草和虫，像我一样，也在等春天
内心安静，翘首曲项望天
幼苗弯曲，是蓬勃向上的一种模样
我的春天，阳光温暖，和风习习
布谷鸟，一边飞翔，一边歌唱
歌唱春天的羽毛，合力拍打着节奏
歌唱春天的柔软，郁郁葱葱
我马不停蹄，穿行城市和村庄
树枝在开花，草叶在伸展
人世的欢愉，是雨后春笋拔节高
是桃花红杏花白，一个又一个江南春